

科学和公众的距离，这是能量裂变的前提，将决定人类和社会的进步。知乎、知乎？那“通关密语”！那笑而不答的暗示！——题记

蓝天通透，看不到些许丝云。雪峰洁白，与旷达的苍蓝映衬，更加晶莹恬静。往下看，山腰间云雾忽浓忽淡，层次异常丰富，缭绕飘拂……立于瑞士首都伯尔尼市正义街的一个斜坡上，遥望东南方向的阿尔卑斯山脉高峰——少女峰，我在心中一直认为这是一首诗，纯净的远诗！

但我们决意放弃这次观赏瑞士名胜、世界风光胜地——少女峰的机遇。直抵伯尔尼之后，整个上海新闻代表团拜访正义街32号，瞻仰爱因斯坦纪念馆。

实际上，这缘由，全生发于一段特殊历史邂逅，以此而孕育的机缘。其一为，1922年11月中旬、1923年初，当世界物理学革命徐徐开启大幕之时，爱因斯坦曾两次访问上海，欢迎及互动盛况皆为空前，海上知识界一时开口皆谈“相对论”，影响不可谓不大，写下世界科学文化交史上的浓重一笔，在上海许多地方，留下深深的印痕。

其二则是，时隔八十多年，2006年4月初，上海市新闻办公室主要负责人、收到中国民外交学会原会长、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转来的一封信，写信人为爱因斯坦的出生地——德国曼海姆市前常务副市长艾格博士。艾格在信中，郑重其事地介绍了爱因斯坦两次访问上海的情况，并附上几件材料，包括当时报章的若干报道。同时，在梅大使的陪同下，艾格博士又赴上海，与有关方面专门作了会晤。文汇报社领导以高度热情，组织一批富有才华的记者、编辑深入调查，扶微钩沉，于2006年4月24日首发新闻：“一封海外来鸿牵出一段往事——爱因斯坦在上海与诺奖牵手”。并以此为契机，很有声势地展开了“爱因斯坦与上海”和“国际科学文化名人在上海”寻踪采访报道。历时三个多月，向读者奉献近二十万字文稿，数十张珍贵图片，新闻传播让爱因斯坦“重返上海”。

有此不可忽视的缘由，我们岂能错失造访世界上唯一的专门馆：爱因斯坦纪念馆。1902年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大学毕业后，青年爱因斯坦寓居于正义街32号。这是一段极为奢侈的日子，近两年工作无着，我曾看到过这样的资料，万般困苦仍“旷世奇才”，只得在《伯尔尼城市报》登出一则启事——1902年2月5日的报纸：“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愿私人或大学生或中师生彻底讲授数学和物理学。本人持有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教师资格证书，住正义街32号一楼，试听免费。”三年之后，也就是1905年，也就是在此困居之地，爱因斯坦拉开了影响世界物理学革命序幕：这一年，在《物理学年志》上连续发表五篇论文，提出三项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——光子假设、狭义相对论、布朗运动和统计性解释，多年以后，有科学大家认为，凭狭义相对论的三篇论文就应该得三个诺贝尔奖。26岁青年人，震撼物理学界，成为划时代天才！正义街32号，相对论诞生的地方。爱因斯坦纪念馆，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自豪。

典型的北欧古城、老街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，没有灯红酒绿。哥特式建筑错落有致，建筑群中时有片片绿荫。这是名城，却刻意保留乡村的自然元素。细品，一道静谧、高贵、充满世纪风味的气息迎面而来。石块“弹路”的正义街，走进32号，很有一点特别的感覺。在这个纪念馆徜徉，似乎没有那种年代的疏离感，历史色彩并不浓厚，人的思绪很容易穿越百年时空。眼前陈列的很多照片，我大部分在过往的杂志和书籍中看到过。爱因斯坦与爱人米列娃和新生儿子的合影，那是他在报纸上登启事，苦为稻粱谋的时候，他必须从事部分的家务，一手抱着幼孩，一手拎着炉子，到门外生火。幸好四个月后，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，被瑞士联邦专利局录用，成为三级技术员，衣食有了着落。我在纪念馆玻璃橱中看到一把小提琴，这是爱因斯坦的钟爱之物。少年时，在母亲近乎严苛的教育下，他七岁学琴，以至成为他的终生爱好，在研究科学之外，他最大的迷恋是音乐，可以说，音乐给了他研究上的灵感，让他的生命变得迷人和生动起来。爱因斯坦曾写信告诉朋友，在他为“广义相对论”框架绞尽脑汁，困兽犹斗，无法突破之时，小提琴帮了他大忙，爱因斯坦侧身



1922年11月中旬，爱因斯坦访问上海，画家王震（王一亭）在梓园设宴款待爱因斯坦夫妇，陪同的还有于右任等。

那“通关密语”

——爱因斯坦访问上海随想

本原



笔会

浦东张江园区爱因斯坦雕像

本报记者 袁婧 摄

密的关系，我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，纪念馆没有这方面的展示，遗憾至极。希望上海新闻代表团能给一点弥补的机会，为纪念馆帮你们最想说的话。

三

…… 倏忽之间，伯尔尼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，已十有年矣。在爱因斯坦纪念馆那本纪念册上写了什么？依稀记得大体的轮廓，准确表述很难记忆。印象中，在我题写的时候，代表团成员小王是站在旁边摁动过相机的，我电话一问，小王回答很肯定：“有啊，我不但拍了当时的情景，还拍了你题写的内容。”“呵呵，有一段时间了，将内容存在电脑里，要回家翻看。”第二天晚上九点三刻，我收到小王发来的题辞内容图照及当时的一些场景照片。题辞内容清晰呈现：

1922年当爱因斯坦携夫人到达上海的时候，获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。上海以最大的热情欢迎世界上最为伟大的科学家。伟大的科学家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友谊。我们热爱爱因斯坦，因为我们热爱科学。在这里，我们将因为爱因斯坦而更加坚定对科学的探索！

落款是上海市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的签名。时间：2007.9.21

回望这一经历，似有几分欣喜，但总觉得有一种欠缺，甚至是一种遗憾。为纪念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这一珍贵史实，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会同有关方面，决定铸造一座爱因斯坦青铜塑像。既是永恒的纪念，又可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价值追求的一个文化坐标，置放于最为适合之处，在人来人往的瞻仰中，形成鼓舞与激励。可能是综合因素使然，随后展开的却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。

初始的进展是十分顺利的，原驻德大使梅兆荣、前曼海姆市常务副市长艾格博士极其赞成这一想法，艾格博士以爱因斯坦故乡市长的身份，还争取到法国德国高公司的支持，赞助十万欧元用于爱因斯坦雕像制作。上海油雕雕塑家唐世储担纲主创，作品主体为爱因斯坦头部塑像。科学英雄是以其非凡的头脑，为全球人类作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，雕塑视觉作如此聚焦，应该说，不但具有艺术性，同时更具有人文性，其脸部为世人所喜爱的特性，自有一种无法阻隔的亲合力。整个雕像高2.7米、宽3米，2.6吨的净重，壮哉，这当是世界上最气势的爱翁雕像。事毕，上海市城市规划局、黄浦区城市规划局批文同意把雕像置放于福州路外滩，临近黄浦江畔的一绿化地块，与当年福州路17号工部局礼堂一箭之遥，意在呼应爱因斯坦在此礼堂所作的相对论报告。多磨者好事居多，为迎接上海世博会的召开，中山东一路外滩要修建地下隧道，所有黄浦江畔景观建设项目均停止，协调配合隧道工程的进展。以致爱

因斯坦雕像竣工之时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梅大使陪同下，只能到原来的上钢十厂，当时改建为上海城市雕塑中心参加揭幕典礼。以后又遇上各类变化因素，雕像这一迂搁，在外滩安置一事，从延宕而成进退失据。

那是一个秋日雨天的下午，我特为赶赴雕塑中心，又是几年过去了，爱翁安好否！撑着伞，在原址溜了几大圈，只见风斜雨疏，不见恢宏的青铜塑像，只得落寞而返。直至今年前些年时，我方才知道，因为雕塑中心的改建，爱因斯坦雕像一度被锁在仓库。作为当时的主事者、参与者，中心感慨可以想见，白云苍狗，溯前尘往事，怎能回首……

前一时期，由于工作变动，搬离原来办公室，整理住时资料。几大橱柜文件中，顺眼见到有一大叠，正是文汇报从一封来信，引出有据有实、生动而鲜活报道的相关材料。犹如故人相见、执手而谈。连续多天，我闭门阅读。那会儿，正是中美贸易摩擦升温，我国有些重量级企业陷于困境，风声、雨声、喧嚷声，声声入耳啊！厚积于心中的思绪，零碎、久远，但犹如一定量密封且挤压的粉尘，一旦释放，遇上氧气、热度与震动，自然而然会形成理化意义上的粉尘燃爆。我蓦然感到，时至今日，我们应该为爱因斯坦雕像的置放，有一种符合城市精神与城市气质的再一次思考。因为历史，也只有历史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激励和启示未来！

四

我认为，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，这是上海极富价值、不容忽视的历史记忆。

其珍贵之处，在于唤醒和引领一个大都市记忆深处，特别值得重视的内容。原先文汇报的同事研究报道计划时，聚焦点仅仅在于爱因斯坦对上海的内涵的活动框架。随着采访深入和研讨展开，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一大批具有世界级影响、执所在领域之牛耳的人物，竟然与上海也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。无线电之父马可尼、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、丹麦科学家波尔、英国哲学家罗素、美国思想家杜威、印度诗人泰戈尔、戏剧家萧伯纳、电影大师卓别林……万里跋涉，分别到访上海。停留时间虽有长短，但他们以演讲、交流、考察、互动的形式，带来人类全新的科学文化知识、文化理念，振奋了这座东方大都市，特别是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。文汇报这一次面向历史，近乎于拓荒式的报道，在广大读者中形成一种阅读热潮，成为当年极具影响力的新闻事件。爱因斯坦是上海这一历史记忆的代表性人物，其引领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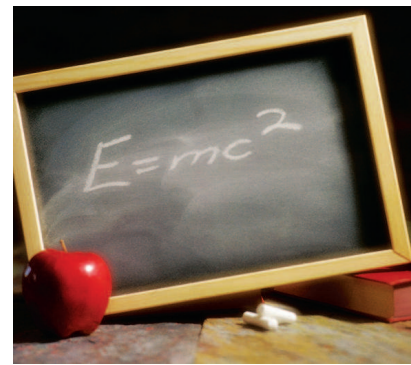
我始终认为，爱因斯坦访问上海的前前后后，具体鲜明而又生动地反映了上海的文化特性。上海的那种热情，在其他地方确实是少见的。为了迎接到访，之前，在

上海出版的三本杂志，一为《改造》、一为《少年中国》、一为《东方杂志》，特为刊出三个“相对论专号”。上海的《申报》《民国日报》《时事新报》等一批主要报纸，甚至于刊登大幅广告、撰写社论，欢迎爱因斯坦。事中，又图文并茂作了大规模的追踪报道。相较于北方《晨报》《大公报》，在此事上“豆腐干”新闻反映出的淡漠，这种热情是异乎寻常的。而上海知识界人士态度之热烈，更令人瞠目。我曾在一份刊物上，拜读过当时生活在上海的诗人徐志摩大作“爱因斯坦相对主义”，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是不着边际的浅见，但其真诚到底的态度，却很让人会心而笑。“……无论如何他发动了这样一件大事业，应该引起全世界注意，不但是爱科学的人当然研究，就是只求常识的人，既然明白奈端的身份，就不可不知道爱因斯坦的价值。”“总得利用这个时期，来领略这点儿泄露的天机。”在那满城争说“相对论”的上海潮流中，一些科学界人士，则振臂疾呼：“我愿仰慕爱因斯坦的国人，首先要培养科学的精神，奋然兴起，来研究自然科学。”说实在的，爱因斯坦与上海只是一个短暂的接触，但就是从这偶然的瞬间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历史的奇妙关系。《少年中国》杂志出版“相对论专号”，时为1922年2月，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张闻天、恽代英等当时还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，其时，中国共产党也刚成立半年多。这一大都市在文化特性上的世界眼光、开阔胸怀和敏锐性，也由此可见。

我感到，对爱因斯坦的来访及其围绕“相对论”而表现出的凡此种种，于上海而言，这是应该特别令人重视的精神标识。

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，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已经开始传播，在上海已经有相当的热度，但真正对其有所理解，甚或有所了解者，人数有限。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学习、探索的兴趣和热情。1923年1月1日下午三点，爱因斯坦于福州路17号工部局礼堂开讲座，内容就是介绍“相对论”，数百人的大厅座无虚席。参与者的专注与凝重相融，欢呼与掌声并举。我很赞同这样的说法，“无论对国家，还是个人，创造性都是一种美好而宝贵的品格。……这不是表示崇拜，只是表达对创造性的敬意和尊重”。当然，这种敬意和尊重到了相当高度，也就难免有过度美化的以讹传讹，以致流传了一些属于美好想象范畴的故事。不过，上海对爱因斯坦学说的重视，确实出乎人们的想象。从现有的记载看，爱因斯坦与中国的材料，基本都和上海有关。早期出版的关于“相对论”的书籍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夏元模编译的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》、夏元淳《相对论浅释》、周昌寿《相对论之由来及其概念》等等。世界书局出版王刚森上下两册的《相对论ABC》，正中书局、神州国光等出版机构纷纷出版介绍爱因斯坦理论的书籍……回望与静思，不难感到，上海骨子里的真正魅力，并非仅仅因为“洋气”。近代以来，现代性和现代化，上海都得风气之先。外来文化在上海先行消化以后而传播开去。凝视上海历史上那些一闪而过的瞬间，无疑是在挖掘出上海城市气质中忽略了太久的一面——尊重科学、崇尚创新。我是很认同这种意见的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在一些方面，上海是有不少被误解的地方！即使是流行度颇高的周璇之歌、张爱玲小说、旗袍、百乐门舞步……也只能算作老上海发达的“商业文化”、“大众文化”的符号。而真正撑出上海魅力的，那深刻的精神标识，就其本质而言，是对现代科学、文化、充满热情的孜孜不倦追求！

我深深感到，当年爱因斯坦及一大批国际科学文化名人访问上海，在更深层面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忆，也不只是同现实有某种联系或契合。恐怕还是在于对未来的昭示及前行的路径指引。有世界科学史专家慎重其事地提出，“爱因斯坦在沪活动的本身，对中国，特别是中国科学的意义，需要在五四文化运动（1917—1921）和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这样的背景下讨论，才能看得清楚”。这样的认识，确实是建立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之上。由于这场二十年代的“相对论热”，才激发了一批中国青年学习理论物理学的热情，为往后涌现出中外有影响的年轻优秀物理学家奠定了基础。相对论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被迅速地接受和吸收，其影响深入和广泛，引发了当年一场“科学与人生”的大论战。参加这场论战的许多著名学者，都在自己的文章中以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为佐证。科学，或许这就是科学的魅力、科学的力量。对爱因斯坦赞赏不已的英国数学家、哲学家伯特兰·罗素，也是在1923年到访上海时说：归根到底，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！时隔九十多年，此话不但适用，乃至有极大的警醒！上海亦然。作为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，上海必须承担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责任和使命。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，这是



何等的重要。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以及近现代大批世界科学文化名人访问上海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上海不可忽视的文化底蕴，弥足珍贵的社会氛围。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，取决于科学家的成就，同样取决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，这是一切创新的基础！那些讲座与传播，激发多少中国青年学子，发愤于现代科学的学习与探究。拉近科学与公众的距离，必将裂变出难以估计的能量。

五 有一段记载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当爱因斯坦到上海，出现在公众场合时，被一大批态度热烈的人们簇拥着，冲入最里圈的，毫无疑问，是中外新闻界人士。有不少新闻记者向他提出各类有关相对论的问题，爱因斯坦的回答一如往常的率性随和，并向身边的The China Press记者要去纸和笔，写下相对论的数学因子，认认真真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极具幽默和神秘地告诉记者说，这个数学因子是“向着相对论的通关密语”。呵呵，这应该是不得了的独家收获，爱因斯坦留在上海的唯一墨宝。第二天，此一书写刊发于The China Press上。这份报纸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，也是当时唯一一份中国人办的英文报。我反复思付，那年、那月，书写者也十分清楚，能看懂并真实理解这一数学因子的人，少之又少，但仍主动书写，并同意将此展示和传播，唯一的出发点当然是十分明白的：最为重要的是，科学和公众的距离。这是能量裂变的前提，将决定人类和社会的进步。知乎、知乎？那“通关密语”！那笑而不答的暗示！

随想科学与上海，又一次念及，爱翁安在！我决意再次寻找爱因斯坦雕像。重新制定搜索计划，认为还是先源头上顺势而下询问各个环节为好。政府新闻办在当年是制定和策划雕像的创作和安放工作的，我和当时的建军副主任把具体联络任务交给事业处落实，处长小汤虽然已经调离，到其他地方负责工作，但毕竟是经历者，或许就是一把开闸的钥匙。电话接通，传来轻松兼有几分高兴的声音：“对了、对了！是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……”哦，在各方努力之下，爱因斯坦雕像历经八年，终于走出雕塑公园一隅及其仓库，张江高科集团公司以高度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，迎接爱因斯坦雕像，置放于张江高科技园区诺贝爾湖公园。

平心而论，下决心投入力量，迎接爱因斯坦雕像，作出这样的决策，张江高科集团的领导是有相当科学及战略眼光的。所处区位和环境安排，也属上乘。今年8月2日上午十点，我专门赶赴浦东张江园区，大伏天的烈日下，张江高科集团党委领导和办公室人员陪同我，瞻仰爱因斯坦青铜雕像，正逢陆家嘴大厦旁边的诺贝爾湖公园整体改建，好在公园面积不大，春节前工程就可完毕，现在四周用隔离物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。中间地带，赭红色大理石贴面的基座上，十分具有爱因斯坦性格特征的头顶部青铜雕像，与之连为一体。因为高大而颇有气势，也因为恢宏而把刻画逼真的人物脸部神态，予以放大后强化呈现。何等熟悉呵……这次负责接待的张江高科集团党委副秘书长很热情，也很容易沟通。她告诉我，这里改建好后，既有人工湖，又有喷泉，那片草坪也是比较大的，爱因斯坦这位科学伟人的雕像安放在这里，对科创热情是一种激励。我把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，及制作雕像的前前后后作了简要介绍，特别讲到，那雕像，意在把上海这段珍贵的历史，用艺术形式固化下来，决不让其成为历史云烟。把雕像安顿在上海人流量大的标志性空间，目的在于与公众拉近，更加有效地拉近“科学与大众”的距离！我的叙述是平静的，虽然此刻思绪万千，但八年多的时光，八年多的思考，也让我更加明白地体会了那句话，“诚觉世事更可原谅”。社会的认识及行为必定体现出阶段性，一切认识也必将随着客观现实进行变化和提升。张江高科就是为认识的提升构筑了一个扎实的台阶！

而让我心中一震的是，俞副书记告诉我，她来张江之前，原在陆家嘴集团公司工作，那时就对爱因斯坦与上海的关系，及其雕像问题有所了解，因为她儿子中考时，试卷上就有一道考题，如果上海有四个地方，其中包括陆家嘴和外滩，可供安放爱因斯坦雕像，请考生选择一个。她那位应该还是稚嫩的儿子没选择他妈妈工作的地方，而是选择了外滩。据说，很多同学都作了这样的回答。是的，这是中学生的选择！第二天，我收到了关于这道考题的微信。

上海中学生与爱因斯坦的距离如此之近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还有什么能比年青学子的想法更能令人振奋！